

解码故宫:从营造艺术到历史沉思



《从紫禁城到故宫》

单士元
北京出版社
2017年2月

越是恢宏撼人之建筑，常人越难以观其精微。因为格局、气势、体量往往掩过了它背后的玄机密码。北京故宫正是如此，它历经辽、金、元、明、清五朝积淀，承袭沿革与改造扩建，向我们诠释了城市规划与建筑艺术的完美配置、皇家宫殿的最高成就。单士元先生的《从紫禁城到故宫》就是一部写给大众的故宫“通识解码书”。作为著名文物专家、古建保护专家，单先生在古建营造、明清档案、文物研究领域造诣深厚。

这位“老故宫人”介绍故宫的“小书”，却有着境界的阔大。你能很轻易地感受到一种历史意识、建筑视野和艺术品位。全书从营建史、艺术布局和史事钩沉入手，展现了关于故宫的知识谱系，可谓融贯了建筑的技术性、空间的艺术性和政治的历史性。这三者密不可分，故宫的价值就在于它是“意义的聚合”：既是一部用建筑表述封

建皇权的思想史，亦是以建筑“观取”治废兴衰的“隐喻诗”。它的每一次营建、重建、改建和扩建都关乎国运前途，人民疾苦，王朝更迭。

从辽南京、金中都、元大都到明清紫禁城，历朝用时间夯实了一种恢宏完美、法度森严的规划营建艺术。单先生揭示了其中的“常道”，你可以说这就是古代所言的“法式”，也可以理解为宫殿的“套路”。其中，少数民族统治者也不断被“汉化”，如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规划原则都源于《周礼·考工记》。法式的思维，也决定了迁都、建造排除了突发奇想的随意性，相反它们都遵循“原型”蓝本，复建平移的思路。

如明永乐建都北京，皇城“悉如金陵之制而宏敞过之”。朱棣不过是依据南京、凤阳的宫殿规制，进行了更完备的扩大复建。洪武朝不仅保留着元故宫的琼华岛、兴圣

官和隆福宫，甚至朱棣还将隆福宫改建为自己的西宫。作者用文献和实地勘察的相互佐证说明了元、明两代皇宫中轴线的一致叠合。如果反观，后朝对前朝的宫殿改造，你会发现它们仍旧指向一个核心要义：即不断强化南北中轴线的空间布局，不断完善宫城、皇城和都城中心辐射的套嵌结构，宣示亿万之家供养天子皇家的象征隐喻。

明代将南城城墙南移，“使这条驰道更加延伸”，北部则把鼓楼和钟楼移到中轴部位，“由于北城墙已缩回五里，这条大道便名副其实地成为纵贯全城的一条中轴。”它给明清两代提供了“黄金基线”，全长八千米穿过整个皇宫中心，最宏伟威严的三大殿全都处在中轴线上。明代千步廊也南移到正阳门与承天门（今天安门）之间，形成国门前的“御路”。这条北京内城唯一的东西纬线，在皇官大门前形成一个禁区广场，随

后突然向左右夹峙延展，更反衬出承天门的宏大壮阔。门禁、广场和三大殿组合交替，也正如序曲的“蓄势”和高潮的“叠加”，将变化与重现的主题，绵延至景山，推向无穷。

从永乐朝开创、正统朝完成到嘉靖朝扩建，奠定了紫禁城的总体格局、功能划分。作者似乎也向我们说明，清代之所以承袭明代宫殿，位置布局一如前朝的原因在于紫禁城的完美已入化境，根本提不出什么更动的理由。即便是改造，也不过是清代改变“东西路对称格局”的“小动作”，甚至单先生毫不客气地指出，清代统治者的自以为是，误读曲解了明朝文化传统。庆幸的是，连续性、继承性终究是主流，它使故宫得到了世代累加的修缮与保护。王朝就像流水的棋子，宫殿却是铁打的“棋盘”。北京城、故宫亦是少数民族统治者与汉族融合历程的见证遗存。 俞耕耘

为无赖派正名

无赖派作家怀抱热情与悲悯，他们的使命是记录种种病态和阴郁，难免遭受非议

“生而为人，我很抱歉！”此言充斥着无赖派对当时社会的无奈与颓废。不深入解读，很容易误会无赖派的信仰与宗旨。作为日本二战后的一个新生文学体系，极具反抗权威的意识，对自我与日本社会的陈腐和罪恶做了一次次深刻的挖掘，其中就包括二战和侵华战争。

无赖派作家怀抱热情与悲悯，他们的使命是记录种种病态和阴郁：尖锐地批判当时虚伪的文人，如实地描写混乱的社会、颓废的人。因此难免要在政治世界中遭受非议。

本书收录了无赖派泰斗太宰治两部集大成的中篇小说，主要人物身上随处可见太宰治的身影。他的消沉一生沉浸在叛离旧价值的憧憬中，对活着充满愧疚与厌恶，在无法决定自己成为人之后，选择

离开人间，只是五次自杀均未遂，直至完成《人间失格》的创作，第六次终于成功了，却散发着一种得偿夙愿的欢喜，不免令人更为愤懑与惆怅。

斜阳，即落日。已能想见《斜阳》唱的是一首挽歌。小说以和子一家粗简的生活为始，暗示这是一个正在走向没落的贵族。果然，弟弟直治入伍时吸毒，退役回来，靠变卖母姐的衣物去奢靡。直治的笔记《葫芦花日志》里揭开了他颓废的真相：对人和社会感到无比孤寂、彷徨。他终于自杀了，在遗书中表露渴望成为草根一员，但收笔时又强调“我是贵族”，着实有一种强弩之末的感觉。正如和子所言：“既然没落了，就要体面地没落下去。”还有母亲的言行中也隐隐透一股贵族风范，而她的死恰好是对“斜阳”一个很好的隐喻。

至于《人间失格》完全可以看成是太宰治一生的自白书。有人说，人的失格指失去做人的资格，解释极为妥帖。主人公叶藏出身地主家庭，多愁善感，而又胆小懦弱。三篇手札以叶藏的口吻来叙述，分别介绍了幼年、青年和壮年的经历，上高中后，误交损友（譬如堀木，在此君看来，自己只是个未死的、不知廉耻的、傻乎乎的怪物），终日沉湎于酒色。他和酒吧女招待跳海自杀，却被救起，但因此恶化了和家庭的关系，断了经济来源，只能靠卖画和肉体来维持生计。叶藏也曾有过短暂的正常婚姻，不幸妻子被人诱奸，使他几度崩溃。在饱受世态炎凉后再次想起自杀，依然未遂。更不幸的是，他为逃避这个世界而终日放浪形骸，毒瘾一发而不可收拾，最终被送去了精神病院。他出院时才27岁，但看上去已

有40多了。他在不知不觉中一步一步地沉沦，直至彻底变为“废人”。

家族的没落并不可怕，人的没落才是真的没落。无论是直治，还是叶藏，太宰治都展示了两个边缘人的生活和没落家族子弟的心理转折。他们二人都曾说自己在生活中“逢场作戏”，这对人生来说也算是一个天大的讽刺吧。

“活着，那是多么忍辱负重、奄奄一息的伟大事业。”只因战后日本局势混乱，精神与感官世界双重萎靡，以太宰治为代表的无赖派作家们只是凭借手中之笔悲情地演绎毁灭性美学。然而，这并不能说这一派的精神是阴暗消极的，同样在内容上也是如此，《斜阳》中，女主人公和子在亲人相继去世后，为了生下心爱之人的孩子，选择了坚强地活下去，这何尝不是一抹温暖的光明？ 江泽涵

官墙里:对乡土的回望与展望

既有对个人进城史的记述，又有对激进城市化的文化反思

“官墙里是一条小巷，我曾在那裡租住，那里是我个人城市化的节点……”翻开本书，阎海军首先给读者呈现了这样一句寓意深刻的话。官墙里既是阎海军城市生活的起点，同时也是他浑身依旧保留浓郁乡土气息之地。如果说曾在2015年引起舆论高度关注的《崖边报告》是阎海军长年对西部乡土的抵近观察，那么本书则像是他站在城乡接合部，对乡土的深情回望以及对故乡未来的展望。

本书共分为根魂、乡野、乡建、城记、艺文、行旅、闲话等七个部分，记录的是阎海军这个出生于农村的基层媒体人十年间往返于城市和乡村所经历的裂变与浮沉，其中既有对个人进城史的记述，又有对激进城市化的文化反思。

我们常说穷则思变，思一思不要什么成本这个容易实现，但要想

求变真的很难。尤其是对地瘠民贫的乡村而言，走出乡村的路径异常狭窄，除了读书再就是当兵，至于像浙江草根商人那样群体性爆发不易复制，既因地域文化所限，也因地理条件等原因为掣肘。

在作者的亲人中，有两个人的命运呈现出强烈的对比性。二哥考取大学终于跳出了农门，而姐姐夫虽然在乡镇搞电焊能过上不错的日子，可一旦搬到城里，生意便大不如从前。改革开放后，无数泥腿子试图摆脱祖辈父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准备洗脚进城，但乡村与城市之间的种种区别，还有制度上的障碍，犹如一条条横亘在面前的鸿沟，首当其冲的便是城乡的户籍差别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即便进城农民有了一些钱，但受限于户籍制约，子女就学问题始终难以得到有效解决。

当农民渴望进城，特别是年轻人越来越向往城市生活的同时，乡村人力的空洞化与精神的空心化愈加明显，许多传统手工艺失传，比如木工、漆工还有许多小吃小玩艺，取而代之的是大批廉价但也低劣的工业化制品涌向乡下，进一步加剧传统手工艺的消失速度。另一方面，随着新的经济秩序向乡下四处扩散，故乡原本延续多年的互助机制受到挑战。本书提及的农村盖房左右隔壁无偿帮忙的现象笔者老家过去亦稀松寻常，但今天几乎全部让位于市场承包制。

确实有一些进入城市的人试图把先进经验带到农村，但面对乡土传统力量的惯性，即便盖起了漂亮的小洋楼，也不过是一个城市的外壳，各种习惯一如既往，毕竟乡村不是城市的复制品。这同时表明，传统力量往往隐藏于无形之中，对乡土传

《官墙里:一个人的乡村与都市》
阎海军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7年7月